

目 录

五四运动对南川的影响·····	刘荣乡 (1)
辛亥革命后南川一些知识青年 在县内的活动·····	周朴汉 (6)
蒋介石来南川·····	章楚翘 (8)
南川县城首次遭日机轰炸的回忆·····	王令德 (14)
日机第一次轰炸南川县城拾零·····	章楚翘 (18)
日机轰炸南川史料·····	南川县民政志编写组 (26)
南川实验简报的战斗·····	皮钧陶 (29)
在南川实验简报工作的日子里·····	曹寄依 (34)
我与《南川民众日报》·····	金光德 (36)
民国时期南川禁烟简述·····	李孝雍 (41)
南川药物场的历史·····	周 正 (43)
解放前南川县的土钢铁生产状况·····	唐继明 (47)
南川县一八五四年地震情况调查报告·····	南川县科委 (53)
苹果在南川的“落户”和发展·····	本会编辑组整理 (59)
捐资兴学的女界前驱童家嫫女士事略 ·····	本会编辑组整理 (61)
附：童家嫫女士墓志铭·····	吴芳吉 (64)
乡塾教员谢云章先生传略·····	刘燕飞 卓绿波 (66)
南川苗族述略·····	解洪伦整理 (70)

✓天主教传入南川经过及其现状.....解洪伦整理（74）

川东的第一声春雷

——一九二七年南川农民武装暴动

初探.....王杰军（81）

五四运动对南川的影响

刘 荣 乡

一、出外留学的学生骤然增加

在五四运动以前，南川出外留学的学生很少，女生更少。单就重庆来说，川东师范、联合中学、商业高中还不到二十人，女子师范只有二人。在五四运动以后，出外的男女留学生，不仅省内重庆、成都、涪陵、万县等地骤然增加，就是省外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也骤然增加了。骤然增加的原因，是由于五四运动以后，首先是旅外留学的学生受到五四运动思想与文化大改变的影响，感觉县内一切落后，急于想出县外大都市地方去留学，以吸取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五四运动十天以后，我同胡奉先当川东师范的学生代表，常常到重庆学生联合会开会，所接触的学生们，多有此感想。是年八月，我就约同周游到北京、上海留学去了。）是年暑假，即鼓吹青年出外留学，那时又由县议会决议拨出中资捐以作在外读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的津贴（后改为留学贷费），也受到了一些鼓励，因此，青年学生们出于自己的意愿，家庭的许可，相约纷纷出外留学。从此，南川人民在思想上和文化上都有了转变的一个关键。

二、组织南川旅外学生会

南川旅外的学生，在县中本来就是有关系的人，离乡别

并，彼此更觉得特别亲爱。同在一地留学的学生是如此，邻近地区留学的学生也是如此。虽不得常相会谈，但随时有信函往来，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南京留学的学生，往来的信函更密。首先是留学上海的周游和留学北京的我，发起组织南川旅外学会，为此事彼此通信，总有一百多封。组织此会的目的，不仅只是使旅外学生们得以密切联络，增加感情，砥砺学行，合作互助而已；最重要的是共同将外边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向南川输入。兼之那时旅外的学生，在大都市所处的环境，有博览报章杂志新书的机会，并且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已略知潮流的趋向，国内国外的形势，及我国所处的地位，尤其是当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严重形势，非常紧急。有许多学生都发生了爱国思想，要群起反抗它，要它废除不平等条约。但见到国内的军阀官僚同它的勾结而失败了，于是又恨军阀官僚，觉悟到我国本身非首先改造不可。（此段时间，我在北京中国大学当过学生代表，多同各方面学生接触，见多人都有此思想。）同时我又发生了爱国与爱乡相结合的思想。由于我是地主家庭出身，又受的是封建主义教育，思想的根源，是为狭隘的地方主义所支持，故强调地说：“国家是若干县所组成的，南川是我的家乡，是我生长的地方，关系密切，爱之尤甚，改造我中国须从改造我南川着手。”那时有一个很幼稚的想法，主张旅外学生应该团结起来，研究宣传此事，准备将来一同回去实行此主张，希望将南川改造成一个新南川——模范县，以后再将改造南川的经验和成绩，办一刊物以向全国各县宣传，使其仿效，认为此是爱中国而改造中国的另一种方式。那时，各地旅外学生，情形大都与我相同——仍多是地主家庭出身，受

过封建主义的教育，思想是为狭隘的地方主义所支持，所以也很赞成我的主张。南川旅外学会，就是在以上种种原因之下而产生的。

在一九二一年间，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重庆等地，就先后成立了南川旅外学会各地分会。那年暑假，约同回南川开第一次南川旅外学会联合会，很热烈的开了半天会，并举行过演讲。一九二二年、二三年连年暑假仍是如此。回想到那时的旅外学生们，确是相亲相爱很团结，又有天真烂漫生气勃勃的气象，多以能改造南川为荣，自命为我们将来就是南川的改造者。又视县中能实行、帮助、赞成改造南川主张的人就是同志，否则就是仇敌。以后旅外学生常同县中各机关法团发生斗争，尤其是同刘树槐斗争激烈，及同迎合旅外学生的萧君武、杨守藩、李暄荣、张茂春等有时合时离之处，就从此开端了。

直到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以后，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军北伐又节节胜利，眼见着我中国很有一跃而为世界强国之势（那时南川老国民党党员刘德宣由重庆写信回南川说，北伐成功，中国将要一跃而为世界上的强国，望有志之士参加国民党；是为我们参加国民党之一动机），回头又眼见到我们旅外的学生人少势孤，胜不过旧的势力，我们在他们肘腋之下，徒供其利用而已，已觉悟到我们以前那狭隘的地方主义是错误的，整个中国不改造，区区一个南川单独想改造，是万万不可能的。于是旅外学生们，无论回县与未回县的，思想都为之一变。有些人就转变方向，投入革命阵线。惟因各人的情形不同，有的参加了国民党的右派，有的参加了国民党的左派，有的参加了共产党，分道扬镳，各奔前程而

去。南川旅外学会，也就从此告终了。

三、办刊物作为改造南川的工具及其结果

在五四运动以后，全国新出版了许多刊物。旅外学生们喜爱阅读这些刊物，尤其是喜爱阅读《新青年》一类的刊物。因为阅读了这些刊物，思想就得到解放了；又因为写作的工具由文言改为白话以后，写作的形式与方法都改变了，写作的能力也加强了，所以许多人感觉文章易作敢作了。同时认为改造南川同改造中国一样，都要以办刊物为改造的工具，（我相信宣传胜过武力，一生所参加办的刊物共有十六种，就是这个思想在支持我。）于是就发动办刊物。后来已办成了的，有上海出版的《南川声》，重庆出版的《南川魂》及北京出版的《禁烟运动特刊》、《驱刘运动特刊》、《今日之南川》，后来在南川县内出版的《南川旬刊》、《禁烟特刊》、《锄刘特刊》、《抗捐特刊》、《南川青年》及许多的“快邮代电”。这些都是旅外学生们所主办的。其中除两种禁烟特刊外，有好几种刊物都有关于禁烟的文章，为什么我们特别注意此事呢？我们认为烟毒的害处很大，实为改造南川的一大障碍，所以应该铲除它。各刊物中，以《南川魂》办得最久，为时有四五年，共出版了二十二期以上（我在日记中查出已出版了二十二期，我主编过两期，又查出办有后版一期，办到何期为止，无处可查），发生的力量很大。这刊物起初的目的，是在揭露南川各机关法团的黑幕，尤其是对于团练局长刘树槐，加以猛击。因为他是个土匪恶霸出身的坏人，与军阀官僚勾结压迫县人，又将团练局的枪弹两次拖出去做官（曾当过团长、旅长），不仅

使县人出钱购备的枪弹受了损失，地方治安也受到了影响，再回来当团练局长，他压迫的手法更加厉害了。南川旅外学生会重庆分会见此情形，首先就在《南川魂》上揭开他的黑幕，对他作斗争。开始打这一炮，就将他触怒了，办《南川魂》的学生唐子贞（主编的人是吴大猷），回县时被他扣留，因此，激动了各地旅外学生会全体学生的公愤，群起向他猛击。所以各刊物中，都有猛击他的文章，认定他同烟毒一样，是我们改造南川的障碍，应该急于首先铲除的。所以除在刊物中载有猛击他的文章之外，再两次出有驱刘、锄刘的特刊。后来毕竟将他打倒了（在重庆关押了三年）。但是南川就形成了刘树槐、肖君武、张茂春等派，在地方上发生了许多纠纷，翻来复去作了地方上争权夺利的斗争，结果是助长了土豪团阀勾结官僚的气焰，并且牵涉及大革命时期的一些党争，弄得旅外学生们的团结冲散了，受到失败逼回南川的学生出外了，未毕业的学生多人誓不愿回南川了（那时杨言玄、吴大猷、龙正善、张俊德、张俊士、彭革陈等都是南川旅外学会的热心分子，都表示誓不回南川作事）。最痛心的是南川成了反革命巢穴的称号，不仅对于改造南川受了阻碍，对于大革命亦受了损失。回忆五四运动都已有整整四十年了，那时的旅外学生们，现在多已死亡，活着的都在五六十岁以上，每每逢此纪念日——五四运动，在晤谈之间，都不免要发生许多感想，不能不承认过去的错误，当今年这个四十周年的五四运动纪念日为更甚！

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念日于成都

辛亥革命后南川一些知识青年 在县内的活动

周 朴 汉

重庆府中学堂（后来的联中、省立重庆高中）是辛亥革命在川东的一个策源地。

辛亥之前，我县已有少数地主子弟在该校读书，他们回到县里，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改革思想。辛亥革命后，他们首先在县里宣传男子剪发辫、女子放足、男女平等（女子也该读书）、婚姻自由……。当时在府中学读书的周佩孚，就在一九一一年冬回乡（文凤乡）的时候，在万寿寺初小门外贴出长篇的《放足歌》。虽是偏僻的乡村，人们也感觉到这是一股革新的潮流。革命前这批留学生中装假发辫的就不乏其人，革命后他们首先就把假发辫揭去了。其他的留学生接着也剪去了辫子。在那冬腊天乡间“庆坛”、“跳羊戏”的夜晚，一些比较活跃的青年，带了剪刀，暗乘拖了长辫子的参加者的不备，一下子就将辫子剪了下来——这应该是群众性的剪辫子“运动”。放足也很快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现在五十岁左右的妇女已很少有小脚就是证明。接着很多家庭（主要是地主家庭）的女孩子，就在家里接塾师，或送入县城唯一的女子小学读书；三五年后，南川女生读重庆女师的就很多了。

辛亥革命后，这批留渝青年在县里开展了一些文化活动。一九一四年，有邹祥、周佩李、刘文简、刘泗英、童季龄（前三人早已去世，后二人解放前夕离开了大陆）等发起组织“仁社”，征求社员，筹募经费，辟文庙右侧一所小官房为社址，相当于现在的文化馆，以阅览书报和借书为中心的活动。夏天还设茶座、浴室，组织了文化学习、体育活动，成为留外学生假期回乡搞联络、宣传活动的中心。接着仁社还在文庙前面空坝辟了网球场，对于提倡体育运动起了示范作用。

以仁社为基地的青年学生的文化活动，在县里持续了一二十年，对南川的文化发展，社会革新，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它的特点，是青年人办的，受官方的影响很少，除旧革新是其倾向性。

接着，除了童季龄赴美国留学而外，发起仁社的那一批人，又于一九一八年创办了道南小学。嗣后，道南校分化，以刘氏家族为首，创办协和小学。以后逐渐发展为私立的道南、协和、南屏等几所中学。虽说当时办学的目的是为了地主阶级子弟受到较好的资产阶级教育，以光大门楣，发展派系，然而在客观上对于普及和提高文化，确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学校特别是道南，给党提供了培养革命青年、进行地下活动的基地。

一九五九年

蒋介石来南川

章 楚 翹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前后，我在前国民党南川县执行委员会任书记长。县长是陈文藻。驻军是第十六补充兵训练处的第三团，团长侯冠三。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九日，蒋介石来南川时，我和陈文藻担任引导，侯冠三负责警戒安全。今特就记忆所及，将当时情况记述如后。

（一）

三泉在金佛山的北麓。四周峰峦起伏，古树参天；低处环流一道小溪，迂回曲折，水清见底，游鱼可数，颇饶佳趣。一九三八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所属赈济委员会打算在川、康的一些地区创办垦场，安置沦陷区来川难民。县人刘泗英（青年党秘书长）乘机极力鼓吹活动，通过行政院秘书长张群（岳军）的关系，赈委会就命刘的八弟刘雨若作金佛山移垦区的主任，办事处设在三泉。由于难民不愿来，刘就把附近农民编为垦民。为了增添诗情画意，刘雨若特把三泉景物凑成“三泉十景”：夜半溪声、秋水观鱼、石洞敲诗、露台望月、双溪草堂、石门晚眺、小桥垂柳、古洞琴声、石林古道、冷泉游鱼。并请南平镇眉湖相馆章野村到三泉拍摄十景照片，放大着色；又找陈孟侯去那里作写生画，遍赠国民党显要。后来蒋介石来三泉时，曾在“露台望月”哼了几声，刘便改露台望月为“啸台高歌”。刘泗英为了追念他的

上司北洋军阀头子吴佩孚（山东蓬莱人），还在三泉特建一座“蓬莱阁”。自此，这个距离陪都重庆将近两百公里的小山沟，便成一时闻名的风景胜地。

（二）

一九三八年，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干事黄仁霖，亟欲建立一个“新运”工作重点，搞出一点成绩，以迎合总会长蒋介石的心意。刘湘英遂乘机向黄仁霖吹嘘：南川离陪都不远，属陪都卫戍区，有风景胜地三泉；建议把“新运”工作重点设在南川。黄当即表示同意，并拨款五万元为蒋介石、孔祥熙在三泉修建别墅。别墅建筑全系木结构，屋顶盖草。又在别墅下面溪边配修一间专供蒋介石沐浴用的温泉浴室，砖石构造，屋顶盖瓦。别墅、浴室所用建筑木材，就地砍伐，劳力全部征调民工，五万元建筑费则几乎悉数塞进了私人腰包。

别墅建成了，室内完全空着；直到蒋介石来南川的前三天，才从重庆开来两辆大卡车，运来全套室内豪华家具和炊事用品，直驶大铺子（当时大铺子到三泉无公路），再由三泉联保办公处征调农民搬到三泉。

当时正值四川军阀间争权夺利，矛盾日益尖锐，王治易（缙绪）的省主席地位朝不保夕；蒋介石急欲乘机安插亲信贺国光（时任成都行营主任）；不料四川军政各派系又突然采取联合行动，提出“川人治川”、“拥护熊克武”的口号，并且遍贴标语，利用所掌握的报纸发表文章，大造舆论。蒋介石因而闷闷不乐。黄仁霖乃乘机劝请蒋介石去南川休憩，蒋介石同意了。

(三)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农历八月十七日）下午二时左右，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乘坐的专车抵达南平镇，停在下场老君庙（现改建为镇人民政府）门前。庙内是南平女子小学。这时警戒森严，公路沿线十步一岗，街道商店全部关门停业，居民一律闭户，禁止行人往来。只有三十几名新运会乡村妇女服务队员列队迎接。蒋氏夫妇一下车，服务队员们就立正举臂高呼“蒋委员长万岁！”“蒋妈妈万岁！”蒋氏夫妇走进学校，教员王铭灿、张国祥想走出教室欢迎，却被武装警卫一声“不准动！”吓退了；幼儿班学生梁正宇站到凳子上想看希奇，也被警卫吼了下来。但临走前，学校师生却奉命同蒋氏夫妇合拍了一张像片。

下午三时许，蒋介石一行离开南平镇，由黄仁霖陪同专车直抵大铺子。随行的三辆小汽车，皆为侍从人员。蒋等下车后，即换乘移垦区专备的七乘布蓬凉轿，棚架上满扎初开的各色桂花，浩浩荡荡直去三泉。轿前并派有侍从专门踩路，沿途及三泉附近大小山麓，仍是武装警戒。这个平时寂静非常人迹罕至的村野山沟，一眨眼就变成斧钺交错、警卫森严的特殊景象。蒋等到达后，先在垦务局稍事休息，随即坐轿过河登山，直抵别墅。这期间垦民入场干活，须持垦区制发的出入证；其余商贾行人，一律禁止通过，直到蒋氏离去才解禁。

十月一日晚，侍从室人员从三泉给我和陈文藻打电话说：“奉总裁谕，明日上午九时召集党部委员、党员，听候训话。”我们当即发出紧急通报，通知全体应到人员。

二日清晨，我们布置好了会场。各机关学校的人员也准时到达孔子纪念堂（原文庙，现公安局地址）集中，一律穿制服，只有刘树槐、杨守藩二人因年事已高，穿的长衫。

上午八时许，蒋介石的专车经东街奔驰而来。我早和陈文藻穿着军服在东街与北街交口处杨守藩家（现糖果烟酒店地址）门前等候。车刚停下，我即快步上前，先敬军礼，再开车门。宋先下车，蒋跟在后。我和陈文藻同时立正，又敬一个礼。蒋吩咐先到县府（现县人民政府地址），于是就由宋美龄领头，蒋介石在后，我和陈文藻又跟在蒋后随行。宋施朱傅粉，身穿浅蓝花长旗袍，淡灰色秋季短外套，脚著黑色高跟皮鞋。蒋戴博士帽，穿细哔叽中山服，黑皮鞋。要到县政府，除了鼓楼坝正门以外，由孔子纪念堂去，还有一道侧门可通。为了安全和便捷起见，我们一行都由孔子纪念堂这面去。纪念堂下面的大礼堂内，人们早已排列整齐，一边是女校校长童国希率领的南川妇女代表和女学生，一边是新运妇女服务队队员，中间留出通道，直达主席台。蒋氏夫妇一进会场，我立即高呼“立正”，宋美龄随即登上主席台训话。于是我和陈文藻陪同蒋介石向纪念堂上面走，去到县府。蒋在县府巡视一周后，仍由原路回到纪念堂内特设的训话室。到会的党部委员、党员、各机关人员分列两旁。蒋刚进训话室，我立即高呼“立正”，蒋缓步走上训话台，环视到会人员一遭后，说了一声“稍息”，我才同陈文藻走到行列右前站着。蒋一开始说“今天，”大家又自动立正，他扫视到场人员，一看到刘、杨二人，觉得年纪已老，又穿长衫，正要准备问话，才发现杨两足未立正，两手还背着，就顿时变了脸色说：“嗯，难怪南川这个政府，完全是旧日衙

门，你看你今天见着我都是这样，这还行吗？你要注意，再是这样，我要办你！”然后掉过头来向大家说声“稍息”后说：“你们南川的党政方面，完全没有做好联系，因此一切工作，推行不好；今后要加强彼此间的联系，把抗战期间的工作，推动起来……”恰在这时，南平海孔第二飞机制造厂的钱厂长专车来城，迎接蒋去厂视察，由我转报，蒋说：“没有时间，不去了。”钱厂长托我把该厂各车间的照片粘存册一本转呈蒋介石。蒋接过照片册后，就走出纪念堂，仍是宋美龄走前面，回到原处，登车而去。从此，蒋、孔的别墅就关门上锁，他们再也没有来过，县里也无人敢去看望，十年以后，就随着蒋家王朝的崩溃而倒塌了。

最后，附带谈两点：一、蒋介石乘坐的黑色小车，有防弹装备，车壳能通电，是一九三五年他在南京时候，纳粹头子希特勒送给他的。二、当时南川与重庆之间，电报、电话都是畅通的，可是为了蒋一个人的保密，却不惜巨资，特地架设一道铜话线，专供他一人使用。

一九八二年六月

编者按：文内所述的“三泉十景”，与后面周正同志《南川药物场的历史》一文中的十景名称颇有出入。今据我们得到的资料，当时在垦区工作的胥端甫先生，长于诗词，所著《抑齋诗词集》卷三《南平垦殖集》中咏“金佛山三泉十景”五律十首，一景一题，题下各有小序；今录其诗题及小序于下，诗从略。一、石门晚眺（三泉十景，以石门晚眺始，以双溪草堂终，故列第一），二、小桥垂柳（桥下竹溪，从山谷中出，曲折流

入龙崖江)；三、高阁临江(孔院长庸之、刘先生泗英建蓬莱阁于大庄上，以纪念吴佩孚将军)；四、古寺归僧(蓬莱阁西，隔江可望)；五、秋水观鱼(地居息息亭下)；六、石洞敲诗(位龙崖江南岸山半，近别墅)；七、啸台高歌(台与将军别墅隔江对峙，委座曾在此登临长啸)；八、泉温水滑(温泉、冷泉近江心，汤泉居对岸)；九、冷泉儵鱼(鱼富脂肪，居山中，煮食，味鲜美，均视为珍品)；十，双溪草堂(堂下左有龙骨溪，右有头道溪，至此合为龙崖江。纪念许世英先生)。据此，我们认为可靠的。章、周两同志均属事隔多年，回忆难免有出入。

南川县城首次遭日机轰炸的回忆

王 令 德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十月十三日（农历九月初一日），天气晴朗。上午八点多钟，发了空袭警报后，十几分钟就发出紧急警报。城厢人民大多逃到城外躲避。但一部分人由于过去敌机多次过境都并未轰炸，就仍然呆在城里，不曾逃走；一部分人因为对空袭毫无经验，仅从城里逃到城外附近民房屋檐下或树荫下、田埂间隐蔽，即认为安全可靠。那天又恰逢赶场日子（县城逢农历一、四、七日赶场），赶场的人更不熟悉城外地形，不知躲避的方法，很容易暴露目标。

发了紧急警报约几十分钟，就有敌机十八架组成两个大队的队形，由水江方向飞来，经南城外金家湾上空向南平方向飞去。但机声才消失不久，即见机群折回，在文风乡上空，先头的九架敌机变成了“一”字队形，以大约一千公尺的高度，经书院（现城一中学）与董家坪之间的上空向县城飞来。在日光照耀下，即见机下闪着耀眼的小点白色物，象在散发传单似的，接着便听见“呼呼”的声音，继而变成“喳喳”的响声，越来越大，最后轰地爆炸。九架敌机倾泻了十几颗炸弹，少数落在南城外和西城外，大多数落在西街、南街及鼓楼坝一带。顿时城里烟雾腾空，灰尘飞扬。敌机轰炸后即向白塔方向飞去，再向花坟山上空迂回。这时稍

后的另一大队敌机，也从同样高度，排成“一”字队形，飞到县城上空，又倾泻了十几颗炸弹，多数落在考棚、文庙左旁和北街一带，少数落在西城外和北城外。先迂回的九架敌机，陆续变成小队（三架一起）队形，用机枪向城内外扫射一通后，始与后批九架敌机在罗秀坝上空组成原来的两个大队队形，向水江方向飞去，逐渐消失踪影。

当第一批敌机投弹时即炸毁了鼓楼坝县政府的监狱，犯人涌出逃跑，加上事先呆在城里的人当敌机投弹后也仓惶向城外逃跑，一时街途拥挤，秩序极端混乱，因此敌机乘势用机枪向人群扫射，以致死伤的人很不少。逃出城外的人，大多灰尘满面，鞋袜不全，有的被挤下水田，泥浆满身，狼狈不堪。

城内房屋多数起火。很多在城里住家的人先后从城外逃回，要入城抢救自己的房屋财产，但四道城门都被县警把守，不准入城。那时县长不在县里，其秘书汪荣熙亲自提着手枪在西门桥把守，如要进城去的就开枪射击。人们不得入城，又先后逃走了，并无一人进城救火。据事后知道，县府奉命是“生命重于财产”，防敌机再来轰炸，因此坚决不准人们入城。将近十二点钟，始无人把守城门，准许自由出入。一时城内跑进跑出的人，非常拥挤。但城里许多铺房、住房、小巷，已无法进入或通过，有的火势燎原，已不可逼近，加之在晴朗阳光之下看不见火焰，偶一不慎，便会葬身火窟。一直燃烧到第二天中午，房屋烧毁殆尽，火势才自然减弱。当天晚上，火光烛天，只不时听到鞭炮铺里鞭炮着火的爆炸声及猪畜被烧死时的啼叫声，墙壁倒塌之声，与呼呼的火焰声相应和，通宵不绝。事后，整个城内，除北街、东